

随笔

秋阳下的上学路

王旭

又要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了。凉风才吹来,天刚刚凉快,蝴蝶和蜻蜓才多起来,不让看蝴蝶和蜻蜓,要去上学。在河川里玩才不出汗,吃饭才不烫,多好的天气,又要钻进笼子里听老师讲作文,背乘法口诀表。小孩子都得上学吗?

第一节是数学课,老师很厉害,不能迟到。可是一转眼,发现脚下竟长满了野草。野草都弯着腰,苍老的叶子里藏着肥大厚实的果实。什么时候长这么多野草?放假时什么也没有,而现在草都长了长长的蓬松的毛毛,像个狗尾巴。我的同桌怎么没有告诉我假期中发生的巨大变化?或许他像我一样也不知道。

正当我惊讶于自己的发现时,一声蟋蟀的鸣唱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天前爷爷给我编了个蟋蟀笼子,能养俩蟋蟀,可还没有请蟋蟀居住。一个空笼子多没有面子,如果能逮一只养在里面该多好。蟋蟀住在草从里,时不时地唱一两首歌,刚才听到我的脚步声,吓得闭了嘴,不言

语了。爷爷说蟋蟀只有吃饱才鸣唱,秋天天天满地都是果实,蟋蟀吃得饱,唱得也欢,声调也高。

我要请一只蟋蟀迁入我的蟋蟀笼子,于是,小心地蹲下去,轻轻地扒开草丛。一只肥硕的蟋蟀静静地趴在草丛下面,它听到动静,缩着头,向四周张望。我停一停,想看看从哪儿下手方便,以防止它逃跑。它没有发现我,趴在草根上,一动不动。它只是草倒向了一边,阳光明媚了些,觉得安全,或许一见阳光,十分新奇,又大声唱起来。我趁其不备,猛地捂过去。蟋蟀十分麻利,只一蹿便钻入草从深处。

我惋惜地望着孤单的草棵,失望地甩甩手。蟋蟀笼子又要空几天啦。蟋蟀不需要上学吗?老师检查不检查它的作业?天凉了,它冷不冷?可能它也不喜欢笼子,不想过笼子中的生活。我掏出自己的笼子,厌恶地扔了好远。我不想钻进学校的大笼子,也不想让蟋蟀住给他弄的小笼子。这笼子太小了,装不下它,更装不下它的自由和梦想。

高年级的学生匆匆忙忙地往学校赶。我怕迟到了,也急忙背起书包去学校。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这么爱上学?不看路边的草,也不听蟋蟀歌唱,真怪!我赶不上他们,赶不上便不赶,又在路上磨叽着不走。

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路旁的小花?我所知道的花都是开在春天里的。老师说春天到花儿开,即便门前的枣树开花晚,那也在春末呀。现在,树叶已苍老,草也结了沉甸甸的种子,庄稼马上成熟,怎么还有花?路边什么时候长这么多茎比筷子还细、叶子深绿的植物?这植物在顶上分出几个枝杈,每个枝杈都戴着花帽一样顶着一朵花。有的已经热烈大胆地绽开,有的还羞涩扭捏地打着朵儿。绽开的花儿才指甲盖那么大,一圈淡蓝的细细的花瓣围着一簇深黄色的花蕊,十分紧凑和热。它们开在一起,点点滴滴,相互映衬,像要比比谁更漂亮美丽一样。

我要摘一朵送给我的同桌,他一定没见过,因为以前我也没见过。

预备铃响了,讨厌的铃声追魂一样催着人,一会儿上课,一会儿下课,一会儿集合。数学老师真厉害,迟到了让站在教室门口听课。

不行,站教室门口也非摘朵花不可,要让同桌见见这时候的花。不能摘多了,只能摘一朵,让他看看就行了,不然,花会伤心的。一朵离开朋友的花,多孤单啊。

我掐了一朵小花,攥在手心里,不敢握紧,怕弄残了,也不敢太松,怕从手里滑下来。我小心地护着花,匆匆往学校跑去。

刚好数学老师抱着他的书往教室去。真险,没有迟到。为什么非要在教室上课?晴天不能在路旁、河边上听课吗?我埋怨着往教室里赶。天下的孩子都得去学校吗?

同桌也摘了一朵花,见我,赶紧偷偷地从书包里掏出来,暗暗地递给我,伸着头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:“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吧?送给你。”我张开手,让他看,他抿嘴笑。我俩赶紧小心翼翼地收起花,放到书桌抽屉里,准备听课。

小小说

窗外

归零

周六下午两点,女人来到咖啡店,拣了一个靠窗的卡座,点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,细细地品着。初冬的省城,天气微冷,临窗的街是背街,行人不多,恬淡安静。

“我可以坐在这里吗?”一个充满磁性又低沉的男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,就像十年前男人的声音。女人猛地回过头,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“你是——”女人迟疑,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是我,十年前我们见过面。”男人如释重负,神情放松了下来,“你还记得我吗?”

记得,怎么能不记得呢?女人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十年前的见面,是两人第一次见面。两人自网上认识,都很喜欢音乐,一首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让两人产生共鸣,因此结缘。音乐、文学、生活,两人聊得越来越投机,越来越有默契。后来,男人来到女人所在的城市。两人一见,互生好感,差点儿沦陷。最后两人刹住了车,一切回到了最初的平静。毕竟两人都有家庭,感情发展下去彼此都不好。

九年前,女人的丈夫与女人协议离婚,一子一女归男方抚养,婚后的财产也尽归男方。离婚的理由,是女方婚内出轨。女人本来不想离婚,但丈夫甩出来一大叠自己和男人在宾馆里的亲吻照片,女人瞬间明白了。女人想找男人对质,却发现男人已经更换了联系方式。女人想让自己净身出户。女人恨自己太轻信丈夫,太轻信别人。女人的心凉了,不再纠缠,也不再挽留,直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两个孩子已经被丈夫洗脑,彻底地恨上了女人。离婚一个月后,丈夫娶了他放在心尖尖上的女友,开始了幸福的人生第二春。

到底是丈夫棋高一着,女人服,她认命。与丈夫的那场离婚大战,耗尽了女人的心血,女人的心一片寒凉。女人

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个城市,来到省城。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,女人有了车,有了房,有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,却唯独没有恋爱、结婚。不是没有优秀的男人追求,也不是找不到优秀的男人成家,只是,再也没有了爱的能力。如今,又见到这个让她心动过也让她恨过的男人,女人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“哦。”女人不置可否,勉强的笑意难达眼底。

“十年前,是我错了,我欠你一个道歉。虽说我当时不得已,但还是伤到了你。对不起!”男人感情真挚,态度诚恳。

“哦,”女人转头望向窗外,下雪了,“我猜到了。你的道歉我收到了,没什么事,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我不走!你听我说,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”男人说,“当时我老婆要做心脏搭桥手术,需要钱,正好你前夫找到了我,他给了我一大笔钱,让我勾引你,又找人拍照,引你下套……我无脸见你,换了联系方式,拉黑了你,让你找不到我。我每天都在愧疚里煎熬,每天都辗转难眠。过了两年,我老婆去世了,又过了三年,孩子也都成家了。我这才开始四处打听你的消息。今天能见到你,也算是老天开恩了。”

“好了,不要再说了。你说的这些事,我知道了。我相信你没有骗我,也理解你的处境,可还是做不到原谅你。”女人依旧望着窗外,“我累了,你走吧!以后别来找我,再也不要见!”

“再也不要见。好,好,我懂了。我不会再打扰你,祝你幸福。不管你是否原谅我,你永远都是我的女神。”男人像泄了气的皮球,嘴里喃喃道。

说完,男人站起身走了,他那高高瘦瘦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这个初冬的午后。

“也祝你幸福。”女人默默坐下,再一次望向窗外。雪越下越大,窗外的风景渐渐模糊……



道源

董雪丹

ISBN: 9787530770000

投稿邮箱: zkrbdaoyuan@126.com



苇动荷香

鸿雪摄

我的工作帮手和精神家园

戴俊贤

《周口日报》在创刊35周年之际开展“见证与成长”征文活动,引发了我动情、动心、动脑的温情回忆与思考,使我倍加感恩、感激与感谢,也让我对《周口日报》心怀更多期待,寄予美好祝愿。

《周口日报》创刊时,我在商水县县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,负责起草县委文件、领导讲话等。《周口日报》上刊登的许多文章,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,成为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。有时我也把本地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写成稿件寄给报社。其中一篇介绍商水县发展庭院经济的稿件,刊登在《周口日报》一版,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

后来,我调到周口地委办公室工作,与《周口日报》的联系更密切了。任督查科科长期间,因工作需要,我在《周口日报》连续刊发了几十篇有关督查工作的稿件,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党委督查工作的开展。河南省委办公厅在全省推介了周口经验。周口地委办公室被评为省督查工作先进单位。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,我从心里感谢《周口日报》给我的诸多帮助和大力支持。

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以后,我经常参与重点调查和重大宣传活动,这些都与报社工作紧密相连。2000年夏,我主持调研中心城区城市建设,调研报告《构筑明天的辉煌——周口中心城市建设的我见》,于7月25日在《周口日报》刊后,在社会上产生较强反响。这类的重大宣传还有很多,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我撰写的理论文章,《周口日

报》给予了很多关注和支持,先后刊载《培育“龙头企业”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》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》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》等文章,有的文章还被杂志转载或收入文库。2014年11月21日,我的论文《保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》入选求是杂志社、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第四届党性教育“延安论坛”,我也应邀参加论坛。2015年5月11日至6月8日,《周口日报》将这篇论文全文连载。

我是文学爱好者,爱看报纸的文艺副刊,尤其喜爱诗歌,有时也练习写诗歌和散文。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在《周口日报》副刊上,这给了我很大鼓励,激发了我的诗歌创作热情。后来,我出版了诗集《百花集》,加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。近年来,我所写的诗歌,更是得到《周口日报》副刊的大力支持和鼓励,不少诗在副刊发表。

我在与《周口日报》一路同行的历程中,见证了周口日报社的发展与壮大,成就与辉煌。在这一历程中,留下了自己的足迹,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,以及文字的力量。在《周口日报》创刊10周年时,我曾写过一首诗表达祝贺之意,诗中有“小树成荫欲参天”一句,我曾参与周口日报社的“读者林”植树活动,如今林木已然茂盛高耸,郁郁葱葱。

我相信,《周口日报》将继续发挥主流媒体强大的舆论宣传作用。真诚地祝愿《周口日报》的明天更加美好!

散文

风吹过母亲的眼角

孟一锋

母亲老了。听说我从县城回来,母亲蹒跚着挪动老迈的双腿来看我。从村南头到我家不过二三百米,母亲走得很艰难,如同她走过的人生路,迈出的每一步都灌注着执着。母亲老了,不再有矫健的步伐,只能慢慢挪动,她抬起左脚,又艰难地抬起右脚,执拗地一点点挪动着身子。母亲想看看自己的儿子,那块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,心里总是挂念着。

曾经年轻的我对年轻的母亲,满口豪言,誓要干一番大事业,母亲总爱打破我的幻想:“儿啊,做啥事都不容易啊。活在世上很难,要一步一步看一步啊!”

我对母亲的忠告充耳不闻,如加满油的汽车不顾一切地向前冲。事业起起伏伏,人生如大海之舟,漂泊着起伏不定。从没想过会狼狈地退回农村,从没想过伤痕累累地回到老家。我败了,四十多岁回到原点,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回望前半生,

我心里莫名升起一阵哀伤。

当我颓废地回到母亲身边,她眼里载着波澜不惊的镇定,笑着说:“峰儿,回来就好!回来就好!”这世上唯一能宽容我过错的就是母亲,不在乎我的人生路走得怎么样,心想儿孙好好地站在她面前,就很好。

母亲心里是孤单的,心里装着太多的挂念,她的双腿似乎灌满了铅块,去看儿子时迈出的每一步都很慢,也很艰难,载着沉重的母爱。

母亲走到我身边的时候,我正在屋前的工棚里,忙着手里的活计。母亲走到我身边,拍拍我的肩膀,我转过身望着她布满沧桑的脸,见她眼里透着闪亮的光彩。扫视我一遍后,母亲似乎很满意。

母亲艰难地挪动着,穿过大门,挪到堂屋,伸头瞅了瞅。我跟着母亲,走在她身后。她转过身又看了看我:“妞呢?没回来吗?”

“没,妞妞没有回来。”母亲听到了我的话,似乎有点失落。妞妞是我

的小女儿,是母亲带过的最小的孙女,母亲希望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她,那是母亲的挂念。

母亲带着失落,又艰难挪动着老迈的腿,准备回她的住处。“娘,你歇会儿吧?”我试图挽留母亲。

母亲摆摆手,没有说话,我也不知道她听没听到我说的话。母亲耳朵几年前就背了,看到别人张嘴,就习惯性摆摆手,表示她听不见。

九月的风吹着,母亲的白发在凉风中乱舞,每一根都带着辛酸,每一根都带着思念。夕阳洒下一片金黄的余晖,缕缕白发闪着母爱的光辉。

我望着母亲艰难而去的背影,充满负罪感,恨自己的无能,也恨自己的清高,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,不能让母亲在晚年过上好日子,没能让母亲享上福,我的孝心不过是回家看看她苍老的模样,偶尔坐在她身边陪伴她一小会儿。我懂,我坐在母亲身边那一刻,她安心,又满足。